



高子遺書卷之十

碑

泰伯廟碑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  
及聖賢冢墓記同其為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  
為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為歸藏之地兩地竝重今  
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莽榛蕪邑之人往來於  
此者不知其為山其為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  
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曆之季紳

衿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  
憇徃來之伏謁旣立石欲余記其事於碑陰余惟  
茲上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秦伯至止而  
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  
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  
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  
於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壁而之於吾錫之泱  
莽平墟豈其無故耶況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  
去不數里而遙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

錫之士可思矣之於荆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  
於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  
夫文明者非文詞績藻之工已也記堯者曰文明  
記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  
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  
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  
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  
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若是者尚可  
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

高子遺書 卷之一 二  
三六  
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天下矣  
傳

薛文清公傳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幼有異  
質因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脈也其書不下  
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至忘寢食學務力行嘗曰聖  
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  
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  
進士宣德初爲御史時楊文貞公在閣求一識面

道職

不可得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  
稱爲薛夫子時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  
臣者皆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欲先生一  
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  
振聞憾先生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玉山  
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  
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都御史王文怒譖於振  
振嗾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論死先生怡然曰辨  
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

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哭于厨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爲之動。忽有詔赦之。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深。用侍郎江淵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淞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叛。連五百餘家。先生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

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改元。權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

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所陳皆正心。

誠意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會欲遣使徵獅酉。番先生持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餼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歡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窓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天通。

羅文莊公傳

本朝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構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乃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

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與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爲民瑾誅還職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先生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及是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十餘

年乃曰道在是矣著有困知記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精思實踐篤志不遷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聖賢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揆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

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相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真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陶菴先生傳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卽有至趣。嘗掛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自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醲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被濯於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于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

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旣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者。適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縛茅爲屋。插椳爲牆。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陰溪畔。覽物從容。



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醕而已其陶菴儀載集中歸子自居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為宗黨爭訟伸白不為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遠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行已之槩矣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

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而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為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殺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丁巳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為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

高子遺書 卷之一  
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  
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  
曰子懼予之得其邪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  
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邪郭者其神理也高  
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  
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  
至墮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得年四十有  
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韓氏七世祖傳

余窮居東林有韓叅夫者儼然就余論學焉問其  
人曰燕人問其名曰位問其來挈家而來也問其  
何以來曰以學燕人無論學者吾慕南方所在講  
壇學會飲食衣被於學也心樂而慕焉曰吾生也  
有涯吾學也無涯以有涯窮無涯吾其晚矣敢憚  
勞乎敢以年歲計乎願家于南學于南庶有幾于  
道也余心異之假館于東林之旁舍居焉叅夫與  
其內子行古之道內外肅睦祭祀齋虔晝則杜門  
讀書以間則彈琴歌詩從容乎樂也蓋叅夫以德

行冠其鄉人吾鄉湯質齋侍御督燕學政特以德  
行補弟子員異數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宗嘗曰儒  
者之學在讀書循理孔門博約惟朱子學得其宗  
可萬世無弊余益心異之奉爲畏友居年餘授經  
白下而去去之日謁余而請曰吾韓族微居真定  
藁城之野先世之可得而知者自七世祖始諱俊  
娶盧氏六世祖諱世權娶路氏繼娶張氏家世農  
桑其行事亦不可得而知生子名宗儒此則韓氏  
之譜矣無可譜者以子之一言譜自茲而徃位能

譜之令吾子孫傳之永永也余曰是其爲韓氏有  
名之祖也子亦知無名之祖乎夫自七世等而上  
之究至於無窮必有所從始者所從始者則氣化  
所生也。繇氣化所生者而上則天地也是之謂乾  
父坤母不可得而姓不可得而名者也。雖然無其  
名也不可謂無其傳。所傳者吾今日一呼吸之息  
是也。此一呼吸之息從天地始交來億萬世無異  
也。此一息在億萬世無名之祖在言乎遠則不禦  
言乎邇則靜而正循是可以知命可以知性可以

高子遺書 卷之十  
知學子之所謂以有涯學無涯者其在斯乎豈謂  
譜子之七世以譜子之萬世可矣

齊鶴趙先生小傳

先生磊落英邁卓然物表了無蓋藏渾無涯際臨  
事直心自遂矢志報國嘗見其於銓曹孜孜矻矻  
繫念海內賢人君子推轂遷除蓋無虛日機要所  
關身不得爲必倡率同志爲之激以名節無不感  
奮以功郎司癸巳內計所訪必擇其所聞必考  
其自先生有姻親爲公論不容容謂先生何以處

訪問之細

受言之勇

之先生頻頷曰此官在長安暫耳此身在鄉非常  
也異日作何面目相向客曰君愛其親誰不愛其  
親者先生卽謝曰然此國事也於是先生黜其姻  
而冢宰一人在吏部者黜首揆一弟在太常者黜  
當路私人無一得免國論大快謂二百年計典絕  
調而政府志甚尋謀逐先生先生歸築一室郊壩  
擁書閉戶非其人不與見也性善飲酒爲小詞多  
寓憂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  
自己先生敏慧天植見人望形而別其臧否聞言

而悉其底裏積數十年後無不驗者題覆章奏破  
小人陰私洞徹其肺腑故當世疾之如仇今年六  
十健壯如少年而先生則素閑養生之道能以呼  
吸使其氣轉轉周身如環嘗曰服食之法草不如  
木木不如禽禽不如獸獸不如人人不如已人者  
乳之類已謂攝養也

薛孝子傳

孝子名教民字以孝其父少泉君孝子八歲而失  
母榮氏幼奉少泉君及繼母楊已夔夔異凡兒年

十八棄舉子業而農即盡瘁耕耨已又喪其婦朱  
即盡瘁井曰子婦之職孝子身兼之其父母既藉  
孝子養其季弟俊民又藉孝子讀自少泉君所得  
里塾束脯外家內外纖悉出孝子十指力矣而孝  
子居恒念少泉君且老嘗指天問俊民曰此茫茫  
者有主否俊民曰有帝則又曰吾儕匹夫叩之應  
否俊民曰誠則動矣即沾沾喜曰有是哉天固可  
叩也於是絕葷酒每朔望必叩天烏烏然有以禱  
而不聞其語四五年以為常歲庚戌少泉君病瘧

附不讀書  
一聞即篤  
信

而殆孝子曰吾有一子足嗣世兩弟足養親吾身  
可代父死於是率朝夕虔禱而後乃知其前所禱  
禱親也而少泉君病益殆孝子仰天呼曰天平帝  
而不靈乎而禱益虔居數日而少泉君果有起色  
一夕夢神人玄冠緇衣語少泉君曰父生於子子  
死於父少泉君不解所謂俊民輩聞而奇之少泉  
君病益愈健啖而家如洗無以供孝子則蚤夜爲  
買易戴星而出披霜而行苦雨寒風未嘗少息每  
日不再食卽一錢必節嗇以餉少泉君無何力竭

而病而嘔血死矣孝子死而少泉君霍然起日號  
哭而弗病也高攀龍曰匹夫積誠心數年造化始  
憑而旋焉豈一朝夕之故哉不知天者謂物有成  
數非人所能爲則是圓頂方踵者曾不異犬豕牛  
羊之屬然知感應之說而易言之非也心不易盡  
斯天不易移人盡卽天豈以此叩彼有應不應哉  
嗟乎孝子可謂善用其身矣世之人有其身率罔  
然自參而死悲夫

汪節孝傳 有贊

此節此孝  
直是知道

汪節孝者浙之烏程里人匡霞妻也年十六歸匡  
十七霞死節孝所志在一死矣顧有寡姑在未忍  
相與守夫之薄田朝夕也無何匡族之惡少奪其  
田鬻之節孝之父訟之官官追給焉然惡少所鬻  
價盡計無復之節孝乃謂姑曰與其保田也寧保  
身避惡人以保身也佯受斷而不責券於是家壁  
立父憐而歸之并歸姑節孝盡瘁十指以佐養也  
凡十九年而姑疾節孝割股和藥姑竟不起節孝  
葬之喪之三年服除服除之夕懸夫像設祭哭盡  
哀遂不食死嗚呼節孝所志在一死而已矣必如  
是乃善其死

贊曰或偷而生或殉而死以死視生死則可矣於  
死之中又求其是如是而死死則盡矣以智自保  
以孝自毀畢三年喪恬然而止協於人心安於天  
理三十九年百千萬祀

堵方伯傳贊

吾少於文社中諸名士畢集各言志有志一第無  
餘願者有志一第必自樹立者有志宦成歸築精

為不學  
言變化氣  
量  
頃則不可

若公蓋中  
人任質者

舍名園為娛樂者最下曰人生駒隙名成則聲色  
叢中一暢云爾後多如其言而易足者不第最下  
者未第敗矣人少則器局已定如所舍之蕊則所  
吐之花所實之果皆具吾於許靜餘先生坐中窺  
太冲堵公竟公之身則坐中所窺也人始未嘗不  
兢兢自好涉世久年高官尊則多喪其守公不然  
所以可貴人貴知學知學則能變化如公者蓋天  
成之然公七年南曹公餘獨坐流覽今古日不停  
披手不停抄其學豈可量哉

文學華二菴傳贊

聖人惡鄉原解者曰原謹厚也夫入謹於言行厚  
於倫物雖甚成德無以加焉然則處鄉之道莫若  
原何居以鄉原稱是不然鄉原者務悅人而偽為  
謹務悅人而偽為厚鄉人鄙人也羣而稱之曰原  
實非原也聖人惡其似是而亂真及贊易以慎之  
至者當大過初六以厚之至者當謙九三蓋謹厚  
竝稱云若二菴公者乃所謂真謹真厚是聖人之  
所謂德而惡鄉原亂之者也

鄉人誤認  
為原耳惡  
即惡其



封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高子曰人謂雲陽公際父子間甚難不知其父子際公更難名家子一不類上類其父下類其子非渺小也人又謂家世累善故發其子孫於科目不知其家世累善故不生不善人生不善人則科目者乃不善人籍而敗其家世禍酷于不生科目也吾于公而益信施之世善

科目而爲善福將益滋人須識科目所以可貴處

卞氏二隱君傳贊

高子曰豈不以時乎當國初醇濃之氣在宇宙間巖壑之士皆務脩姱節樂恬退吾于卞氏三世而得隱君子二諸觀記所不及可勝道哉嗟乎有不可晦之心則有不可朽之人如夢草著介石於當年三韭塵妖冶於暮夜彼豈其欲人知而然使其欲人知而然人弗知矣何者飾於此敗於彼不出於誠心所樂也故好名者名不歸焉二隱君以詩翰重二隱君詩翰以品重人徒慕富貴富貴人

有幾及二隱君者耶

記

### 武林遊記

庚寅八月余以事遊嘉湖間而武林在杖屨中矣  
幼時聞長者談其湖山之勝至此遂擬遊焉以朔  
日行同行者楊君益卿俞君汝定也先是約同年  
華德元與偕謁座師沈晴峯德元行後維舟蘇之  
閶門俟之德元至聯舟行五日抵平湖是時天久  
旱農困已極晚而小雨秋飈颯然六日謁晴峯公

當時已不  
容今安得  
有此郡守

公言其郡守黃仰齋令人嚮往黃公爲守者二而  
謫者二矣今復守嘉自奉惟蔬腐日早起坐堂皇  
門無守者卽窮鄉下邑婦女豎稚皆得自達胥隸  
無敢呵沮監司兩院檄至卽織悉事不可意輒封  
之還監司使者嚴憚公不啻如其屬士大夫登公  
堂亦凜凜無敢爲居間者余爲跂仰久之七日已  
擬回棹而適聞平湖去海僅數里而遙蓋余未嘗  
觀海德元亦然遂偕往且欲觀書潮舟抵乍浦不  
暇呼舁人疾趨而前過乍浦堡至海濱可三里未

見海數百武已聞濤聲若風撼萬樹須臾蒼茫接  
天紺赤無際歷歷遠山在天水縹渺之間疑爲浮  
雲徐觀之皆山也潮至亦無他奇但漸盈坎而來  
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則直逼塘觀益曠洪濤  
撼足矣徘徊良久心目曠然晚復抵平湖別德元  
余竟至嘉興在煙雨樓樓前臨湖下復有石臺顏  
曰釣鰲磯觀湖更曠湖中足菱芡右環居民星列  
左環綠樹參差亦見小致九日次崇德天復雨杞  
人之憂稍解十日次塘棲雨更甚作詩志喜十一

抵杭飯畢冒雨至昭慶寺止焉得一僧號惠谷者  
吾邑人也頗慧余急欲顏色西湖日將晡雨小止  
急索屐至湖濱徐步蘇堤堤爲中貴孫隆新葺舊  
堤所植惟桃柳孫復禠植諸卉甚整堤界於內外  
湖中兩湖之勝俱掇之矣是時雨絲陰濛水煙籠  
樹遠山層疊濃淡相間內湖荷香襲人遊人歌吹  
與點點渙舟錯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旦日買舟  
遊外湖自寺前解維放於中流表裏青山參差綠  
樹朱碧樓臺掩映秋水所到可入圖畫午漏抵淨

慈殿宇殊弘敞，雨復作絲，卒卒而返。至龍王廟，卽三賢祠也。唐白香山、宋蘇學士、林處士，主在焉。堂顏曰會景。又曰漾碧軒，前築露臺，三面遶山，臺下植荷，水烟山翠，在楹欄之間。已至湖心亭，四面可憑眺。少憇，至望湖亭，繇亭而前，卽中貴所築新堤矣。乃舍舟，徐步堤上，暝而抵寺。旦日遊內湖，解維卽至大佛寺，已至放鶴亭。林處士墓也，低回墓側，思不得如處士長主湖山，誦詩讀書，俯仰出入於烟雲水月之間。一爲悵望，左上爲四賢祠，前三賢

復益。唐李鄴侯，泌也。蓋杭地近海，民久苦江水鹵惡，至泌始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灌溉，民得其利。然湖泉葑蔓，易壅。六井湮塞，隨之後。李能修其業者，白、後白能修其業者，蘇、杭人尸祝三公，有以矣。夫三公文章政事，無論也。而處士以清風高節，鴈行俎豆，士廼猥云窮達哉。已至武穆祠，墓肅衣冠，拜謁至瞻遺像，遶墓三匝，南枝蕭蕭，秋風颯然，便欲泣下。汝定持巨石擊檜，賊頭聲硜然，稍爲吐懣。歸舟復泊漾碧軒臨臺，小坐遊人縱橫，歌聲笑語。

頓失秋山蕭瑟已而明月滿湖矣復次望湖亭平  
波印月遠樹籠煙野色蒼茫渙燈隱沒心境一佳  
汝定益卿清興遄飛鼓余仍勿舟而命趾堤間花  
影交錯至景物尤佳處輒趺坐玩視命酒三四行  
而歸旦日爲十四矣湖境已涉遂屈指南北山早  
起詣玉泉泉池可畝許隱隱見泉從石隙中迸出  
因詠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  
水清淨兩無塵心賞之元時舊畜五色文魚爲遊  
人奇觀客秋一夕爲盜所盡旁泉遠近千畝轉灌  
悉仰給泉云已至傅家庄小有泉竹之致已至集  
慶飯畢取道三竺孤峯插天竹木參雲過嶺至呼  
猿洞晉僧慧理嘗蓄白猿六朝僧智一亦畜猿於  
山每臨澗長嘯則諸猿皆集故以名洞洞止一石  
龕益卿曰積陰之中懼有毒焉余不敢入蒼頭以  
火炮投入其聲通山後乃知洞深不測也已至靈  
隱殿燬而新剎唐人蓋多詩詠宋之問有云樓觀  
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今寺前據山不識所謂山麓  
有亭卽泠泉也泉從石中泠泠而去奇石纍纍皆

如刻珪削玉、森立其前、緩步至飛來峯、飛來又名  
靈鷲、晉咸和、西僧慧理來登斯山、嘆曰、此中天竺  
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故峯有二名、峯  
高不踰數十尋、而怪石壁削、若駭豹蹲、獅衡、從偃  
仰、益玩益奇、異木突生、巨石中根出、石隙遂合爲  
一、其下三洞、委蛇相屬、巖扇窈窕、屈曲、通明、懸泉  
淅淅、乳溜垂垂、或圓、或圓、似蓋、或綯、綯如霞、不可名  
狀、盤旋稍憊、就洞中小憩、此時前後應接、不能默  
識、躍起復逮之二、匝上下、藤蔓入左、出右、柔身入

石穴、燃燭、究洞底、有徑、必窮、迺自快、然猶不忍、熱  
爾、冷泉復徘徊、澗底臨流、枕石偃仰、少選、率爾成  
詩、寄志、起來、明月已在峯巔、松蘿弄影矣、歸寺坐  
月文昌殿前、念明日南山諸勝、欲稍畜精力、遂各  
就枕、早起、至龍井泉、泉味澄冽、中有藍、奩盈尺、出  
沒旁穴、寺僧言其寺有十景、因導余一一識之、辟  
塵爐、乃宋時一石爐、瑩潤如玉、惟一足、微損、神運  
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有木香穿繞、竇中正統  
間中貴李德因、早令力士淘龍井中、得之上刻神

運字傍多款識然漉漫不可讀矣一片雲石高丈  
許玲瓏若鏤刻在鳳凰嶺又上則獅子峯一石儼  
然肖之餘所稱浣花池插劔泉浴鱗池仙人洞過  
谿亭皆湮沒無足稱僧復延至其精舍曲折幽藏  
圖畫滿壁依山開窓巧石縱橫汲泉烹龍井茶飲  
之已至煙霞洞石脂凝五色如霞可三四十步擴  
然開朗後漸窄淡入不可測聞杭人以雄黃塗身  
持火入取白泥作餅粉進數里未竟其底也洞右  
百武有石峯下垂曰象鼻石克肖已至水樂洞水

從洞中流出清響如樂取道南高峯益卿汝定疲  
矣余獨鼓舁人徃絕頂極峯石竹木之勝東可瞰  
湖山南頰大江第爲葱蒨所翳不能遐覽時桂叢  
盛放飄香滿山歸途袂拂峭石肩摩青篁反曳徐  
下復苦易過已至八仙臺乃何氏宗祠無他致已  
至石屋洞洞開廣度三丈如軒榭所恨四周皆刻  
佛像天巧削盡前飛來烟霞亦然傳皆元時胡僧  
所爲洞底邃窄不測中貴孫隆復立石門限之是  
日十五杭人競將泛月而陰濛作雨余亦促歸從

六橋迤邐而西得飽長堤兩湖之致道經陸宣公  
祠入謁祠前臨湖甚敞麗抵昭慶暮使童子覘湖  
堤遊人作何狀歸報寂寞甚迺就寢中夜雨甚晨  
復雨余日度不能久旅吳山之勝可奈何皆冒雨  
行入杭城雨迺漸霽貫城中闐闐之盛自金陵而  
下無其比已登吳山曰吳山者春秋時爲吳南界  
以別於越故云從高下瞰萬戶鱗櫛市聲襍沓耳  
目俱勝更上謁子胥祠所謂十廟者惟城隍廟眺  
江稍佳耳竟至瑞石山秀石玲瓏愈上愈奇堪輿  
飛來峯石相抗而獨無佛像削損上有些陽菴丁  
野鶴遺說在焉更上爲橐駝峯雪風洞洞不甚深  
余與益卿汝定僧惠谷坐於峯下四周峭石聳立  
當空一石突兀上覆時復雨天光漏處淋漓滴瀝  
而巨石所覆恰庇一几四人更尋徑至絕頂近俯  
闐闐遠眺湖山大江蒼茫俱落眉睫曠然大快余  
謂遊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絕江湖之浩漫皆令  
人有萬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而烟雲變態洞府  
幽奇又令人飄然神往一洗塵世之想至於登高



俯下千里極目天地戶牖萬象晦明當此之時其  
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故余自觀海之後復一快  
於茲山云。復出清波門至萬松嶺松已濯濯矣。至  
萬松書院弘治中叅政周公木燬報恩寺而建大  
成殿中設先師像及四配十哲。余恭謁畢殿後爲  
明道堂堂後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主旁出則草莽  
中楚楚秀石卓立舊有軒亭已皆荆棘矣。更轉徑  
以臨湖山地境絕佳。志稱有浣雲池不得其處。白  
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

浣不可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徹。此意難與言  
覽之自怡悅。旨哉其言矣。以余所見在處佛殿鼎  
新木聲丁丁不絕。至此獨草棘淒涼一望蕪穢何  
也。一爲慨嘆。復自六橋堤還山光水色取之無盡  
抵寺大雨踵至明日雨不可出。又明日爲十八僧  
邀觀潮復自六橋堤徃冒雨出復稍稍霽取道至  
虎跑泉一潭澄泓寺僧言舉咒誦經可使其泉貫  
珠而起。余心私謂動靜乃泉之常耳。與益卿傍欄  
觀之泉忽躍然珠起覩壁間坡公有詩刻碑余甚

取其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之句和  
詩有鳥啼溪樹僧方定花落閒門日正長亦見風  
致已至真珠泉澄碧可愛已至江頭風靜波平雨  
晴山澹景物殊佳觀六和塔徐步江濱俟潮江濱  
人云今年潮不波索然而返余觀志浙江潮不波  
甚非 國家所宜復動杞人之愚矣自一橋舍舁  
泛舟而歸十九日浩然歸念蒼頭束裝余欲搜書  
肆中以葉舟泛湖至湧金門貫城步歸湖山烟光  
縈帶兼以雨色淒淒歸舟返顧猶不勝情越二十

五日抵蘇門旦日至虎丘少步而歸

志正氣豪文彩飈發後來闡淡靜淡之基築  
於此矣蓋正初未見此記以爲三時之嚴潔  
是精進時水居之淡曠是得手時可樓之隨  
寓無心是結果時未知其三十以前英豪恍  
慨錦心繡腸有如此者緬想陽明先生文章  
氣節事功道德無所不備爲 本朝第一人  
愚謂陽明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高子不  
及者事功爾然陽明嘗荅人云吾請盡捐所

長亦不失爲全人此可參兩君子之學矣君子多乎哉

三時記

余以癸巳冬仲謫尉潮之揭陽越明年七月二十六日始克成行時叔時先生以削籍歸信息至矣予欲俟一晤而往且先之海虞吊趙定宇夫人之喪便道問於季時是日至小范家飲酒半季時至知叔之歸尚遠也明日凌晨而發季時方舟行小范不及來午別季時舟中遙拜以書別老親言所

以不歸竟行之故畱書致叔時有吾曹一時退處共得閒身造物之意夫豈偶然不知何修可以報稱之語是日莫抵海虞不值少宰予於少宰戊子僅識其人於南雍是年夏以書來故吊而報之翼晨遊虞山望大海小范走人來錄屈子卜居於扇以贈行予笈中亦攜得楚詞取而讀之竊怪世人僅知屈子以詞而儒者又謂其過怨失中和之則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樂者存耿吾旣得此中正溘埃風余上征蓋真見其中正之道上與

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復知。世中更有何事矣。故其詞曰。民生各有所樂。今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今豈予心之可懲。定心廣志。予何畏懼。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今蓋爽然於死生之際矣。千古心事。晦翁爲一筆寫出。而世人反謂其爲騷人作註脚。豈知聖賢意義。耶。累日讀之。方寸如洗。小范之啓我多矣。二十九日至吳門。會管東溟公爲黍食之。議論英偉。一時如遊奇山怪水之間。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毀譽。着心還

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深省。別後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余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爲鄉原。居官勿爲鄙夫。實當終身誦之。別回舟中。則日葵四弟五弟皆至。韋所亦至。邀余四人飲。飲於虎丘。致爽閣。蠡陽至。酒酣而別。蠡陽約余歸舟。一過其家。翌晨五弟先別歸。日葵四弟則西湖之興躍如也。八月二日至嘉善。吊璞齋父母之喪。璞

齋病已黷然不欲勞之小語而別三日至樵李拜  
吳海洲吊朱虞封封公之喪虞對畱晚話四日海  
洲約飲於煙雨樓竟日六日至武林寓大佛寺湖  
山在軒几間昏旦弄色媚人舍館定與日葵四弟  
往訪舊寓僧寄滄遇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  
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子往見  
而奇之朝夕與俱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至  
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暖而返  
之井然不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潮陽蕭自麓問其  
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功  
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  
事制我余淡喜其言又嘗謂子往曰靜後覺真氣  
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悞認主靜之旨也子  
往有小舟如葉攜入湖中午後余五人共載而泛  
張布帆信風所之甚見氣象遊靜寺而歸賦詩志  
之八日蚤起獨步山薄中或登高而眺或臨水而  
坐悠然於無人之境別有一種意況午歸小憩再  
與日葵四弟步六堤帶月而回至斷橋月佳甚命

酒而飲各有詩句、醜顏抵寺、則子往古樵來言、如  
此良夜不當泛舟耶、五人別坐一舟、蕩小舟取酒、  
童子踏而飲、水注入盡、濕子往所攜興沮而回、余  
謂一日中所得於山水者多矣、進而不已、宜其咎  
也。九日與日葵四弟出遊、至高麗寺、遇雨雨止、往  
法相寺、飯後觀錫杖泉、叢桂盛發、亞覆泉上、醴芳  
清響極一時之勝、相與樂之、遂止寺中、明日遊石  
屋水樂洞、至滿家庄、觀桂、則桂已後時、遂往五雲  
此武林諸山最深處、所謂九溪十八澗者、兩山之

間、泉凡九、滌澗凡十八、曲五、雲於諸山最高、諸山  
至此而盡、山外則大江矣、從絕頂眺望、大海莽然、  
江流縈繞、千山蹲踞、收入一覽、更無遺恨、飯於山  
菴、取道天竺、上下崗巔、昇人指點、頗得兩浙之概、  
復遊飛來、靈隱而歸、十一日丁長孺至、日葵四弟  
別去、執手不免悽惻、一笑而意解、十二日王洪陽  
公以書來、因托寄朱鑑塘中丞、遂確齋兄書、午後  
長孺約遊湖、小坐蘇堤、月色不佳、興亦不至、朱梧  
峯聊爲鼓琴、夜色淒淒、懶緩而散、十三日洪陽來

高下通書 卷之一 三十一  
余以野服偶寓湖濱不能入城交際遂謝不見方  
散步歸則錢繼修傳太恒持舟來拉徃晚泛太恒  
復云開樽昭慶以待夜談舟抵寺前維於池岸岸  
狹水齊予既短視暝色蒼茫遂步入水中太恒急  
命僕援之不至狼狽一時解衣驚迫之情更深見  
其交誼也更衣入寺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  
熱日間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深愧其復負時名  
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  
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三復小宛之六

章不能成寐明日范熙陽公枉駕亦謝之余欲溯  
上過中秋且觀潮而去及長孺來隱踪遂露軒蓋  
時臨不可居矣遂行長孺送至江口小酌六和連  
日意態頗倦此夕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  
內攻不暢諸外也長孺復遠步送余登舟慨然作  
別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日陰雨不開空度佳節蓬  
窓隱坐淡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  
日早雨中登釣臺拜嚴先生祠兩峯插雲與人俱  
高、清、江、駛、流、俯、仰、低、徊、忍、不、能、舍、自、此、而、上、山、水

之勝、目中未見、千峯翠色欲浮、一道碧流縈抱、真堪、澳、樵、肥、遯、也。二十日至常山、陸行二十四日、過分水嶺、畢日所經、兩山夾路、飛泉遶足、竹木喬秀、亦極其勝。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二曲拜蔡九峯先生、五曲拜朱夫子、卽武夷精舍也。六曲而上、羽士言山勢已散、無足觀、余見挽舟上水、甚艱、遂返、大抵此山峯巒奇絕、中間飛泉劈瀉、遶於諸峯之中、遊者必以舟、舟中拄頰仰觀、隨水所曲、峯形亦變、徃返所見體勢亦殊、頃刻萬狀、不可名言、其最勝者、則文公書院之間、後枕隱屏、前臨晚對、茂林屏翳、深藏不測、登高視之、則諸峯羅列、俱落皆際、隱屏一石、拔地萬仞、其絕頂載土竹木蒼翠、四隕則反削而入、稍下有三峯附之、如筍名、接筍峯皆壁立、無階可升、有木梯千級、附石而上、旣至半嶺、鑿仄道、僅可置半足、橫拖鐵鎖、攀而行、圓轉百武、始有石磴可循、上皆道流居之、余冒險直至絕頂、然戒心亦凜凜矣。再至天遊峯、其峯在三曲之內、陸行至其巔、則出七曲之後、上有菴

可名言、其最勝者、則文公書院之間、後枕隱屏、前臨晚對、茂林屏翳、深藏不測、登高視之、則諸峯羅列、俱落皆際、隱屏一石、拔地萬仞、其絕頂載土竹木蒼翠、四隕則反削而入、稍下有三峯附之、如筍名、接筍峯皆壁立、無階可升、有木梯千級、附石而上、旣至半嶺、鑿仄道、僅可置半足、橫拖鐵鎖、攀而行、圓轉百武、始有石磴可循、上皆道流居之、余冒險直至絕頂、然戒心亦凜凜矣。再至天遊峯、其峯在三曲之內、陸行至其巔、則出七曲之後、上有菴



宇可憇一望則隱屏當前三峯如架其餘諸峯皆  
摩其首此亦一絕勝處至九峯書院則四挹大王  
鐵板玉女妝鏡堯鑿諸峯攢矗可愛其餘幽勝未  
暇細揆也雷詩四絕寄長孺而去二十九日至延  
平會趙控江托寄李見羅先生書并許敬菴中丞  
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止修之學至是始荅之見  
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  
而格至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尤景矣又曰格  
至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  
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  
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  
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  
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  
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  
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  
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  
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  
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

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脩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箇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儻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先生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九月六日至安沙，自延平取道沙

縣萬山之中，商旅罕繇，恍非人世。安沙而上，則山益高峻，皆危巖絕壁，斬然兩開，中瀉碧流，石磴高處上下相去丈許，急湍飛騰，瀑注如白龍，蜿蜒而下。如此者凡九，故名九龍。其間稍亞於龍者爲灘，灘凡十八，余所買清流之舟，僅容兩人，主僕分載，自延平至清流，皆逆流，舟子終日偃僂負舟水中，至九龍則盡一時所集之舟，合數百指之力，兩岸翼以百丈倒挈其舟，猿掛而上，每上一龍，輒至移時，蓋以諸舟合力而輪升也。余每至龍，先往山麓

坐大石而觀之。葱蒨蔭人。四山如圍。異鳥百態。弄韻而牽舟之人。與水聲泔泔許許。相切和應。自喜以爲絕致。夜則隨意所止。山高水險。亦不虞盜。峯頭月吐。村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夢回。水聲愈苦。清徹骨髓。數日心境。得山水之助。殊不小也。余於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計當得部。欲告南。以便攜家。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至京而舊例忽改。迺得行人。此語益覺無似。揭陽之命下途中。偶檢程圖。見錄。

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瞿然而驚。又詢知從閩道。徑余戲謂神無如我。何業已指閩省而漳而潮矣。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從省而東。更無水道。勞費非計。欣然從之。不虞其有所謂九龍十八灘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重九至清流山城也。登高展眺野店飲酒作詩。志喜縣令聞之。勸入官舍。辭以卽次。已安。明日陸行。十一日午至汀州。有記學者在。因知錄中。傍晚散步康莊道。傍見一坊。顏曰鄞江第一山。入坊得。

一碧雲宮爲霹靂觀觀後一山山下立石楚楚或  
呀然而爲谷或隱然而爲洞所在翼然有亭最勝  
處爲碧雲洞亦自幽澹可人復買兩舟順流而下  
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僅可禦雨前後風洞入爲  
置草席簾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五日過大  
姑險絕處不可屈指前所經九龍諸灘以上水雖  
艱而穩此皆順流且身在舟中灘流湍急從高而  
墮其下復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舵舟人僅以兩  
槳幹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暴而復出

穿於石罅中幾希乎公孫大娘之劍假令張旭右  
軍觀之書法當更進耳余初亦不免動色也遂視  
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午後至  
峯頭又當從陸雨不止家人束裝勞憊可念啓塗  
雨霽從山陸行十里復當從水易一舟稍厭平水  
隨流晝夜不泊十七日遂抵潮會唐曙臺知朱任  
守已於前月抵任時亦在府遂至開元寺拜之假  
館寺中十八日謁道府晚赴曙臺酌余意甚暢曙  
臺神情不至談論不盡展也二十日飲林仰晉夜

半至揭陽縣中別無公署假於李氏之祠有池有  
茂樹有花竹幽雅不陋廿一日謝恩拜聖廟  
晚赴任宇公宴廿五日蕭自麓公來以余寄陸古  
樵書故遂枉訪公舊在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  
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也翌日復來小  
坐而別自是室舍中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  
所爲文來稍正其文體爲新說所惑敢背傳註者  
亦反正之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  
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王文成年譜來欲予敘

而刊之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  
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  
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  
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  
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  
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  
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  
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蕪境靜專澄默功倍尋  
常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

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  
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  
粹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複定  
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針而欲  
強繡其鴛鴦其亦悞矣余於序中亦未敢無狀便  
說破姑記於此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  
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情行則儀不飭非敬也  
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深厚使此心無少間襍斯謂  
能一斯謂真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隙便走又曰

學貴含蓄淡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  
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  
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  
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余數年來亦殊悠悠  
自出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瞥見些光景  
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十七日往潮陽訪自麓  
風日如春征行甚美午後至自麓家劉鴻陽大叅  
往訪其人甚爽愷晚宿自麓別館十八日赴縣公  
酌十九日覓騎往海門觀海至蓮花峯平地突起

高子遺書 卷之一 三  
一石剖作數片皆自相依傍削直數仞旁一片斜  
插勢如欲偃遠望之如蓮花尚蕊而一瓣先放者  
然故名蓮花峯文丞相於此佇望帝舟峯間兩石  
相拱如門生於其中前臨大海是日風靜浪平雖  
未覩洪濤猛勢而天清日麗兩儀一色閒心澹澹  
渾合無間命酒沃之爲成小詩歸則自麓與鴻陽  
攜酒西園相約以菜止五簋盡祛繁儀時潮俗頗  
侈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自麓見信獨守約言自是  
連日在自麓家相對靜坐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

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蓋見夫  
離寂之感非真感離感之寂非真寂已合寂感而  
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  
病之藥也廿一日鴻陽邀遊東山遂早往拜張許  
雙忠祠文丞相祠韓昌黎祠其地有張許祠者宋  
朝二公鴻陽述其事甚奇第以怪不可道文山公  
曾謁其祠輒與二公杯棬酬酢其事更怪至以所  
乘馬與神賭拳文山負其馬立槁至今馬塚尚在  
天地間感應之理要亦無足怪也自麓隨至共飲

張巡許遠  
也乃云  
朝二公

祠下鴻陽襦具亦如約酒半至泉簾亭臨流更酌  
既而登山眺望正當落日遠水烟生千山皆紫大  
海隱躍在指點之外暝色東來遂相與緩步而歸  
廿四日遊西巖巖不爲佳第上絕頂東山如屏繞  
其左南山隱隱列其右大海蒼茫於前更佳於東  
山之望矣歸至自麓別圃林池更幽梅花薔薇俱  
已盛放一爲心賞將別自麓請教曰公當潛養數  
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  
成就耳余淡然之廿五日歸凡在潮陽八日廿七

日曙臺之友蔡大秋來此兄瀟灑不俗與襍論圖  
書卦象頗亦了了十二月初八日按君王梧岡以  
書來先是余具文乞休於兩臺至是以傳符假余  
以書差歸余在縣凡三月揭陽之民力耕自給民  
頗饒亦罕梗化止有兇人名陳所蘊者工於刀筆  
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凡有睚眦之  
怨卽令其黨捏一事訟之官此縣人必至他縣告  
可勝則織成其罪度不可勝則沉其案原告皆詭  
名官府不可問而所蘊常立於無事之地莫可誰

流寓一時  
亦爲除惡  
尚無是心  
卽非真學



何以是細民至縉紳莫不畏之語及必左右顧屬垣之耳而後敢發常若所蘊之日介於其側者予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廼淫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以爲妾予始憤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於任宇密擒之十二日明其證佐所蘊服其辜痛治之僅不使至死辭成而上之十五日啓行任宇送至三十里而別十六日至府江鎮海叅府在顧叅府名應龍一見謂予曰前聞至蓮花峯觀海恨不及負前茅公亦見鄙人海濱結構乎余曰何居曰以祠文丞相丞相之履及斯地也且舊有張魯菴先生者隱居不仕結茅蓮花峯下琴書自老鄙人以丞相大節震耀宇內如先生豈宜泯泯欲以先生配祀丞相爲大海生色耳予心喜以武弁那得有此見解稍稍與語此中井然殊不可得也是日赴莊二府酌十七日遊金山拜周元公祠謝陳二上舍攜盒小酌山不甚高有大石茂樹可蔭可坐山巔爲宋安撫馬發合門死節之所建祠其地稍下則元公祠亭宇

修潔四望亦佳晚赴沈三府酌十八日江鎮海邀  
遊湖山蕩舟西湖狂風觸人頗妨瞻顧湖南傍山  
山麓新剏梵宇後有清泉立石石上皆勝國時題  
名蓋舊爲學宮故登科者皆題名石上攜盒酌於  
活人洞叅將殊不俗把酒淋漓高談軒豁衆山如  
賓列石如侍者清流縈迴於前俯仰俱勝落日蒼  
然而別赴徐道尊酌十九日啓行舊父母李公名  
思悅者在顧公之蒞九龍余猶未出人間於是公  
髮亦種種矣猶識大父靜成公問知余祖歎曰有

氣概人也別去遂至韓山謁昌黎暨陸丞相祠丞  
相祠頽貌在雨打日暴中矣一爲長歎揭陽生儒  
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余聞於曝臺以潮人  
惟此友向學余至郡訪之而不遇至是亦來因相  
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興起余在官  
舍編集朱子要語亦已成次第遂以梧岡及任宇  
所饋二十金鳩工刊之庶幾其有得門而入者耳  
移時別去行三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而別  
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余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且

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矢繼自今脫  
鄙人毀廉襲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  
世俗亦無以相見則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岡  
廿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臣  
誅賈似道於此甚快之廿二日至漳州入署則李  
見老來便畱予過歲余亦卽過其寓隨榻焉見老  
謂予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條目耳因爲申論  
明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予  
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與  
淡辨故連日但巽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容  
坐中有詆宋儒者不免又起辨論其人曰至善是  
性體如何認作極功都沒用了余曰公自認作極  
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  
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  
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子理去心之極致  
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  
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不知也余曰如此何

以駁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會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時適有泉友

張子慎名維機者來受業見羅書其所見爲質問雖尚有騎牆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菴大率程之學粹朱之學博程之學以誠爲主以涵養爲功以無將迎無內外爲定性其元氣之會如瑞日祥雲渾然天成朱之學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其表章之勤如迴瀾揚波浩然東注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朱

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  
蹊而流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  
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說者乎青衿而遵  
之係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  
斥以夷狄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疇  
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逃者矣  
敗於名檢而逃者矣羶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  
門四科果爾錯襟耶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而  
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

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  
者之支離反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夷而敢於  
猾夏怪而敢於干常毋亦關竅風聲密與運會而  
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  
人復起恐無以易也余不勝快心拜而納交廿三  
日蚤赴吳叅將酌午赴同年溫用廷黃雲寰蔣恬  
菴酌晚赴吳翼雲酌一日併了人事得與見老靜  
對兩日亦極其樂見老苦欲余過歲余不免歸心  
見老笑予世情余亦不覺自笑耳二十六日與見

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  
蹊而流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  
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說者乎青衿而遵  
之係籍而變之猶曰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  
斥以夷狄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疇  
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逃者矣  
敗於名檢而逃者矣擅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  
門四科果爾錯襟耶大都晉六朝之談崇莊老而  
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

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  
者之支離反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夷而敢於  
猾夏怪而敢於干常毋亦關竅風聲密與連會而  
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  
人復起恐無以易也余不勝快心拜而納交廿三  
日蚤赴吳叅將酌午赴同年溫用廷黃雲寰蔣恬  
菴酌晚赴吳翼雲酌一日併了人事得與見老靜  
對兩日亦極其樂見老苦欲余過歲余不免歸心  
見老笑予世情余亦不覺自笑耳二十六日與見

老及子慎諸兄執手郊外，明日至同安，謁朱子祠。二十八日至泉州，王對南出訪，拜何匪我，不遇。劉景范留于清源，過歲余，以郡中人事襍沓，不樂也。去之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大樹，扶疎鳥雀，遶鳴，寥寂之中，自有深致。明日郵丞致酒，寒燈獨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元旦驛中拜牌畢，趣駕遊九鯉湖，蓋迂道九十里矣。日昃而至焉，湖在高山之巔，山高十餘里，上有良田茂林，別成世界。山巔復行十餘里，始抵湖。蓋山泉從福而來，已

四五百里，至此山忽結爲一石，石坎星布，其最大者可數畝，深二十餘丈，泉奔入坎中，晝夜如雷。相傳舊有九鯉魚，何仙丹成，鯉皆化龍，仙乘而去。故名泉從此湖而溢，又里許，山忽兩翼，劈開，斬然絕壁，立地萬仞，泉從中飛瀑而下，如珠簾，故名珠簾泉。其下不可至，從山之右翼，臨不測而觀之，竦竄駭目，亦天下之一奇也。又從右翼攀援藤葛，猱身側逼而行，里許則左翼有玉柱峯，一石圓立如柱，水四道下注，其珠簾泉至此石，復下削百丈，水直

老及子慎諸兄執手郊外明日至同安謁朱子祠  
二十八日至泉州王對南出訪拜何匪莪不遇劉  
景范畱于清源過歲余以郡中人事襍沓不樂也  
去之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大樹扶疎鳥雀遠  
鳴寥寂之中自有溪致明日郵丞致酒寒燈獨酌  
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元旦驛中拜牌畢  
趣駕遊九鯉湖蓋迂道九十里矣日昃而至焉湖  
在高山之巔山高十餘里上有良田茂林別成世  
界山巔復行十餘里始抵湖蓋山泉從福而來已

四五百里至此山忽結爲一石石坎星布其最大  
者可數畝深二十餘丈泉奔入坎中晝夜如雷相  
傳舊有九鯉魚何仙丹成鯉皆化龍仙乘而去故  
名泉從此湖而溢又里許山忽兩翼劈開斬然絕  
壁立地萬仞泉從中飛瀑而下如珠簾故名珠簾  
泉其下不可至從山之右翼臨不測而觀之竦竄  
駭目亦天下之一奇也又從右翼攀援藤葛猿身  
側逼而行里許則左翼有玉柱峯一石圓立如柱  
水四道下注其珠簾泉至此石復下削百丈水直



衡注聲震兩壁其觀愈勝遊人以道險罕至繇此而進則鳥道亦窮矣初二日盡日盤旋於此蕭蕭身世雲水孤清有仙祠臨鯉湖沛人晝夜偃臥其中以祈仙夢爭割鷄血以塗神口尤可怪也祠左另有官署清幽可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寓城外荷花亭亭俯清湖左面羣山特野曠更無寢室非冬日所宜明日早去芋源登舟以書聞於許敬菴先生徐匡嶽憲副敬菴以敬和堂集來匡嶽以來益堂集來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

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匡嶽以余竟去疑余過絕之且云卽欲拂衣乞先謂景陽我素二泉劔石之間有徐生之跡矣初八日陳蘭臺少叅以書追至雅有志嚮爲不可及初九至延平趙控江畱小坐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下滄洲泉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皆喬松茂林朱氏

五人出迎、十三代孫也、有名弘演者、志甚向學、眷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窮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窮其蘊、直至九曲之終、山勢既散、豁然桑麻、真朱子所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徃返三十六峯之間、胸中圖畫了然、意興始愜、舟回復步上大王峯、暖日酣人、攀援過力、頗爲困乏、晚至崇安官舍、拜趙清獻公公舊令崇安故官舍、亦設其主十四、至車盤風雨如晦、自炎方而來、此日始識寒景、被

褐淒其郵丞致酒小酌而醺、賦詩自戲、十五日至廣信、宿城外寺中、大街燈火頗鬧、月色不明、覓佳醪不得、捺輿而臥、解衣則馮二府攜盒送酒來、不能再整、孤懷也、十七至常山、從水十八至衢州、二府陳敬在、同年李景穎來、向余津津爛柯之勝、入山僅二十里、竟吝一日之程、十九二十大風雪、舟不能前、失一名勝、仍畱滯兩日、當是柯山仙靈作祟耳、廿一日行兩岸殘雪、妝點野色甚佳、廿三日睡起、問釣臺則去之三十里矣、回首慨然、廿四蚤

至杭州寓玄妙觀范熙陽來相對半日絕非世情  
別去買書肆中時以范平麓之死致逮彭直指魯  
軒王洪陽亦革任每逢父老輒詢其事無不扼腕  
嘆息謂二十年來未見此撫按民之不幸一至於  
此至言范死之故則直指絕無搏擊之實中丞更  
博大裕民時論之鑿甚矣廿五宿舟中明日大雪  
思湖上之勝神興飛舞而蒼頭倦遊卒爲所尼廿  
七至唐棲吊卓月坡之喪稚成兄弟畱小坐會胡  
玄敬休仲之尊人也一市賈耳三十喪偶遂絕欲

不娶二十年來稍稍知讀書求身心之要奇士也  
休仲亦沉潛向裏與卓稚成吳子徃三人爲同志  
之友蓋俱有拔俗之韻焉談夜分而別廿八復雪  
三日不霽東風逆舟日行數里初一至嘉興風雪  
益甚遂易小舟而前至新安訪華蠡陽踐別時之  
約也秀谷在焉遠客初歸故人握手問得庭闈無  
恙便呼酒自慶一時風味殊不可狀酒酣下榻覺  
而辨色矣急起登舟至家時二月四日也秋徃春  
歸凡歷三時云

水居記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羸一以爲廣其  
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  
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  
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  
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  
意之所遇覓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  
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  
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

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  
膏潤乘浩氣而翩躚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  
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人謝不敏曰夫  
造化者固逸余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  
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  
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  
中央兮

可樓記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窓疏四闕

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徃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迺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忠公居晉陵故祀晉陵惠山何以有公祠也公之弟進士至遠公高風亮節與公同氣同心始居我錫至遠公十六世孫學憲愚公築名園惠山極泉石之勝慨然念曰士當明時歸老於家擅有丘壑此人世最適吾何以得此吾祖忠公遺休也敢忘所自乎乃構祠泉上未落成而公卒公之子始祀忠公奉至遠公與愚公配於是惠山有忠公祠鄒宗之賢者期楨等謁予記其事余惟記其祠者必表其人公立朝直節竄逐坎壈守志堅貞彪炳史

冊固無晦而不彰微而不闡有侯於表余獨欲窺公當年所以蒙難貞志坦然於屯亨夷險而不一者是遵何道也公之言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畧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公之所謂謹獨蓋超然有悟於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真非如他人得其郭廓之近似者而已吾於是而知公之所以爲公也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他日又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聖人所息息相保心心相符者惟天也天

不、變、則、道、不、變、世、之、常、變、固、不、得、而、變、之、今、人、日、  
見、太、虛、浩、浩、而、執、其、妄、心、以、爲、心、乃、指、其、見、者、曰、  
虛、空、若、與、我、不、相、屬、者、然、不、知、虛、空、者、卽、天、之、貫、  
於、人、妄、心、者、卽、人、之、隔、於、天、學、者、用、力、久、而、妄、心、  
脫、落、虛、體、全、彰、我、與、天、一、物、矣、妄、心、者、一、刺、萬、變、  
天、者、萬、古、如、斯、無、生、死、之、變、況、於、區、區、亨、屯、夷、險、  
乎、古、之、忠、臣、孝、子、吾、不、知、其、於、聖、人、之、道、如、何、要、  
之、忠、孝、則、無、妄、無、妄、則、天、通、人、試、自、反、果、不、獲、罪、  
於、天、其、心、浩、然、無、涯、非、天、而、何、寧、可、舍、是、而、謂、蒼、  
蒼、者、之、非、此、物、耶、然、則、公、之、履、險、如、夷、虔、終、如、始、  
至、於、今、英、爽、洋、洋、於、上、下、左、右、者、非、此、物、也、耶、公、  
之、慎、獨、蓋、慎、諸、此、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能、千、古、者、  
也、吾、邑、有、公、祠、九、泉、若、增、而、輝、二、水、若、增、而、旨、公、  
之、祠、與、茲、山、終、天、地、而、不、朽、愚、公、之、味、於、茲、山、者、  
淡、矣、爲、德、於、茲、山、之、人、久、矣、其、與、至、遠、公、同、配、享、  
公、而、永、永、不、朽、也、宜、哉、

汧陽縣三賢祠記

汧陽三賢者曰燕公伋從夫子於遵周問禮之時

者也。曰郭公欽肥遁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實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祀于學宮。邑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於天地。失其本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

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烏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成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又文之禮樂而後爲成人也。謂卽知廉勇藝之四。丁各文之禮樂者。可爲成人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憤憤。何如乎。楊雄號稱大儒。不免死於莽大夫。視



郭公冥鴻威鳳翔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  
 難破賊解圍不甘奸臣之讒甘為亂賊而不顧視  
 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  
 品同於不失其本心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  
 不朽同故成人者其塗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  
 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卽以記三賢可矣夏侯  
 名之時成都人

王侯祠兩廡記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卽不幸而死其

祝子產論  
 伯有又進  
 幾階

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存而  
 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時江河之  
 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卽匹  
 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舍然其  
 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盎缶之  
 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神散  
 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為厲神則為祥其小夫  
 之分然也往者嘉精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  
 之議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

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卽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余旣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獸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

未幾公之  
歸任卽西  
墟不成

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醴。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常熟縣儀門建於嘉靖癸未歷八十五年木石蠹  
壞貫弗可仍瀛海耿侯蒞事之三年召父老謂曰  
吾聞古人所舍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  
至焉况吾吏茲土肩睫間事廼視爲傳舍耶其撤  
新之於是鳩工以丁未某月某日訖工以某月某  
日門成邑之人懽曰侯之不自暇逸視官事如家  
事如此不怠宦成視終事如始事如此文學邵某  
上某薛某浦某等則走錫山謁攀龍請記成績攀  
龍曰侯於虞山濬水利建書院教養備舉是百世

績也一門也而足爲侯績乎哉雖然弗可以弗記  
昔者夫子作春秋蓋土工必書焉夫民力聖人所  
甚重不可不思也自天子下至一邑之宰稼穡焉  
而食民之力布帛焉而衣民之力宮室焉而寢處  
民之力一舉目靡非民力也是以君子一舉目而  
不敢忘民思其艱也斯門也可無思乎吾出門而  
如見賓乎闢門而四聰達乎無邪曲如門乎門之  
內憑吾威福以毒吾民者能旁燭乎門之外萬目  
視我萬手指我吾幽獨無作乎喜怒無縱乎民隱

盡悉民瘼盡軫乎自有此邑以至于今令之出人  
斯門者不知凡幾其賢者民德之去而思之歌詠  
而俎豆之其不賢者怨詈而疾仇之其或不任受  
德亦不任受怨者適去適來如草木朝鮮夕萎無  
當於有無之數也是以君子無不思也無不思則  
無不敬也故曰弗可以弗記以繫思也於是作記  
其詞曰維歲在丁維月之  
夫為民之祐

爰作斯門百福所府門之揚揚邕和召  
穰門之黜黜神氣所守我民壽考門之秩

寧謚髦士斯出孔壬斯黜獄訟是窒仁讓是帥以  
及萬祀受茲多祉侯名橋字庭懷河間人

### 興讓堂記

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禮體物不遺仁  
義智皆禮也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復  
禮約禮而已然夫子曰不以禮讓如禮何言禮必  
以讓者何也辭讓之心為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  
也餘則其文也燕超華公司教寶邑以禮為教然  
公之冰心蘂節範身如處坦衷直腸忘機一赤

子也故多士翕然興焉公時時與多士求修身繕性之方治世理人之要而講習無所潘君烜如煜如乃以其所有地讓爲講堂林君時芳劉君心學相與經營成之堂成請名於公公名曰興讓令高子記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亂亂於相爭其治也治於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士風興而民俗乃興讓也者舍我而從禮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禮則讓我所欲進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得而非禮則讓我所吝而非禮則讓何以知其非禮也吾性之莫爲而

爲者也讓則安不讓則不安人思卽其所安豈有爭乎無爭之極則無欲無欲之極則無我至無我而學之能事畢矣故曰克己復禮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讓乃禮也民興於讓而天下治矣惟當仁則不讓茲舉也邑侯向公實與公同心故公得成多士之美焉是千秋之業也公名允謀無錫人向公名孔門宜都人

承賢橋記

錫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

人人有仁  
本無可讓

渠疏則靈氣絕如人身血脈然然而湮塞所從來  
久民居踞之不可問惟在舟涇里者計丈百有三  
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爲文莊公邵二泉先生故  
里先生亟欲疏之尼於里人不果特爲陰渠石甃  
之以通於所謂弦河者蓋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  
震澤之脈沿洄旋匝於吾前以爲快也先生旣沒  
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  
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  
有一楹鑿爲河河成而橋之請名於予予曰是惟

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  
於河也其地爲河者若干爲陸者若干具有籍子  
其志之庶可永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  
二泉先生之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  
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卽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  
先生之沒垂百年當年一念渺乎若逝水之無踪  
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則繇此  
而之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知者固在

東坡曾言不可知在氣運先生言不可知在面可知在心

高子遺書 卷之十  
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爲不賢者而復湮之果其甘爲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許公寔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事侯名令典海寧人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講讀壬申四月十日講讀畢上出檀扇二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詩句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子頌既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進明年登極後先生每在講筵上見先生舉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璫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先生輪講日亦輒與侍璫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內侍以居艱告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上曰令先補沈講官官待其服闋卽來先生服闋于講筵見上

高子遺書 卷之十  
上

江陵猶賢  
于後人

志誠人進  
諫極有術  
郭疾不能  
過也

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  
久以先生志誠無他齟齬及江陵病舉朝官為禱  
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  
晉宗伯有縣產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  
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  
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

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  
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  
至尊上乃止先生掌禮每事與吳縣相杓鑿

相左吳縣又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

生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即曰沈尚書是

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畱用吳縣益忌

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益力

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時有老宮人

名銀杏者聞上言令其姪一小內監密告先

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恚而

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

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公不宜語若若不宜語我



廖監恚曰佳信報公公乃為此語耶先生曰翰林  
 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譬如人家女  
 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悅汝要  
 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即嘿而  
 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為正何以異  
 於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曰昨以此  
 語廖廖必不語司禮幸為我直致之張誠聞之恚  
 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  
 上見即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為吳

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

上眷先

姓大懼即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

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

傳此語於先生先生必趨趨不前也中丞乃力言

先生忠實無他腸勸其同心輔政於是四明大憾

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

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

為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疏吾

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體有幾數日有

兩疏無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人口語不好  
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  
復上疏 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却不自向我

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  
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日雖上恐亦不看  
先生曰第具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  
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  
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  
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內臣驚問故先生

曰有要事第對 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

文華殿進疏 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啓閣

知為鑛稅亦頗領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  
籍先生與山陰詣 宮門外叩首 上賜飯小

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竊聽無何

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 上意心念曰此時

語勝奏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稅害

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 皇上未見允行陳

矩感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

知幾

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 皇上受

虧多了矩曰何謂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

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

將來 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

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 命

上曰兩閣老有何語陳矩備述先生言 上

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

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對曰名山大川

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

自復便是培補的法子矩以復 上點頭四明

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草一疏上

之 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 旨

上有乳母號翼聖夫人者其夫為都督同知二

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姪承襲 上傳

旨內閣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不

耐姑亦無姪襲之理票 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

此例 上謂夫人曰這個人情他每內閣不肯

我也難做遂止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 皇孫誕

生有祝禱功乞三代 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 上亦傳 旨內閣准他先生具揭言 皇

孫誕生自是 祖宗與 皇上深仁厚澤結于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 皇上

若念其祝禱微勤止可金帛酬賞 國家名器豈宜濫與 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

稅監楊榮為諸武弁所殺 上震怒立 命緹騎逮諸武臣先生即具揭首言 祖宗取雲南

艱難及其地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款次言榮今被殺雖非 國家法紀亦見 聖德入

人之深其地不忍謀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即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

上見揭怒解即罷遣逮沈四明以妖書謀危先生者百方幸 上見素定屹不為動先生在閣

以一木屏書天啓 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

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望撤回稅監每晨列

屏焚香祝天四明即買內監譖先生咒詛  
 上  
 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覽之曰這如何叫做咒詛  
 譖者曰牌上寫的不是他口裏咒的已又令譖先  
 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邊上看牆  
 上令陳矩訪  
 問矩明其誣而止嗟乎以  
 皇上天聰天明使  
 無申王沈朱諸奸亂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夫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

竝封記事

王錫爵以壬辰冬至京癸巳正月忽傳有中官持

御札至閣下錫爵獨袖歸私邸張位趙志舉隨

內相同至王即禮垣都諫張貞觀亦至錫爵已擬

二旨其一云依明德皇后抱妃子為子故事欲

元子拜  
 中宮為母其二則三王竝封也貞觀

持二旨示給事史孟麟未幾封王之旨竟下次日

刑科給事王如堅光祿寺丞王學會涂杰朱維京

上疏爭之又一日禮部主事顧允成張納陞工部

主事岳元聲上疏爭之而六科掌印者李汝華張

貞觀許弘綱史孟麟等同至朝房見錫爵錫爵曰

竝封事部院大卿多以為是諸公又何言孟麟曰  
 外廷俱諒老先生調停至意第一祖宗二百年  
 來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創有此旨殊駭人  
 耳錫爵曰東宮不待嫡某亦知之但 皇上必  
 欲如此元子不封王 穆廟之封裕王何也曰

世廟立太子而

穆廟同日封裕王非以

元子封王也封王非徽號之比今日所封之王即  
 他日所之之國晉天之下莫非王子之國以何國  
 封王子乎錫爵久之曰當如 祖宗舊名孟麟

曰又有可慮者元子冠婚在邇封王則當出居十  
 王府冠婚皆以王禮行元子在外幼子居宮中老  
 先生擔當得否錫爵語塞而罷次日如堅杰維京  
 學曾俱邊衛充軍於是顧憲成史孟麟張輔之于  
 孔兼以同鄉見錫爵錫爵顧孔兼曰封王儀注已  
 進未于日未敢史曰 國朝止有立太子儀注及  
 封王儀注今以太子封王于郎中何敢進儀注錫  
 爵曰 皇上處置王給事等四人太重了史曰  
 國家養士正為今日凡廷杖充軍謫官自是建

言者分內老先生只要把事體端正諸公得罪甘心也錫爵曰吾已具揭救已而四人止爲民顧允成等三人俱罰俸而竝封之事舉朝皆以爲不可文武臣工各有疏爭大九卿且議輪番伏闕錫爵不得已而反汗焉是舉也文臣中無疏者祭酒曾朝節也

毘陵歐陽守紀畧

歐陽東鳳號宜諸湖廣潛江人以萬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縣節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祠一鄉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於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於激濁揚清抑強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見肺腑皆以崇朝發出民無伺候之苦亦不敢易詞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

大窩大猾悉擒銅因囤積年大盜滅賊追罪官府  
 莫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  
 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公據案批牘自  
 若秤畢卽日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許驗之果然  
 立扶吏人以爲神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  
 已刻到府公不自當路卽以已刻撤所部關稅當  
 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公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  
 如之救民水火寧緩須臾耶後旨不果行而常郡  
 之稅獨得浹月之惠公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  
 多不寐文移徃來日晡至夕發不滯信宿接縉紳士  
 人藹藹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私

先生原記二賢守其一爲王鍾鵠事詳行狀中  
 此不復載

家譜

譜序

高攀龍曰吾作譜而滋懼也夫譜以譜其可知者  
 已爾繇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繇不可知  
 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則吾之一呼吸而



在吾之親在也吾親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  
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  
吾祖之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  
嗚呼嚴哉  
吾之身即親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  
吾之族皆親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沒  
身焉而已無不孝也則無不敬也出於敬入於刑  
矣嗚呼嚴哉夫天與吾一呼吸也其感其應一呼  
吸也以爲不信則祥之象何以出於冰宗之竹何  
以筭於冬江之流何以湧於詩之舍諸如此者動  
於此應於彼如舍矢之及於鵠焉善者如是何怪  
不善者之必以誅而不聽耶今世人所求者富貴  
爾夫富貴善人之資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彌  
甚其入刑也彌酷蓋昭昭於耳目之前人驚俄頃  
之欲而弗顧也悲夫是故君子一舉念而弗敢忘  
親一舉口而弗敢忘親一舉足而弗敢忘親懼其  
僂吾身以僂吾親也是故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  
諸躬者謂之五事修諸世者謂之五常修此三者  
之謂敬之謂不忘其親也是故貴而可賤而可富

而可貧而可壽而可夭而可險而可夷而可其順  
福也其不順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於天夫豈其影響恍惚焉而直爲此兢兢乎  
高攀龍曰嗚呼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而  
譜其祖也

### 譜傳

高攀龍曰譜其弗可已矣夫譜以追往示來也人  
必有所自始家必有所自興起家之主必有異人  
者焉其子孫始未嘗不兢兢而後稍陵夷也禍敗

所繇來矣夫圖其終其始未有不慎也思其始其  
終未有不善也是故祖考思子孫可守無不慎之  
始子孫思祖考艱難無不善之終安危所係豈不  
大哉徃余聞吾祖黃巖公事至纖悉也今已有若  
存若忘者焉況繇此而之乎吾甚懼前者之弗著  
來者之無聞其於開承奚賴譜其弗可已也爰述  
家傳稍次其行事使後世得覽觀焉  
高氏可知之祖自孟永公始聞之吾祖曰高世居  
青城鄉世農其事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東南隅

始始生

贅福州守張公遜軒而字號亦不可考矣嗟乎士  
生治世耕田鑿井相忘帝力身沒之日與化而徂  
夫亦身經兵戈之苦貴隱賤通不習文字使然遐  
哉邈矣一代之興幾於厥初生民之始也夫

曰耕樂公諱如圭孟永子也好學詩善清言生

六男子曰羽曰翼曰綱曰習曰翰曰倫羽翰皆蚤

卒倫出贅朱海家生卒缺葬龍山

曰省軒公諱翼字鵬舉以字行耕樂公第二子也

聞之吾祖曰其行已也敬而信以篤誼重於時縉

紳先生推稱之娶鄒氏生二女長女字華馴爲贅

壻次女嫁陸繼初二室錢氏生子曰適後娶鮑氏

生子曰遜公以宣德丁未年生以成化乙巳年卒

月日缺葬龍山蓋攀龍於敝簾中得先世析箸書

而重傷之也曰嗟乎昔之人艱難如此哉耕樂公

旣沒鄒孺人秉家成化五年四月析諸子人受田

十畝一牀一卓一櫥一爐一釜一磨兄弟三人屋

五楹而已至省軒公遂有田三百畝斯非善承善

開者乎夫星星者培之其火傳焉涓涓者疏之其

流行焉惟善之積亦然。是故君子思艱則善心生也。豈獨稼穡之難哉。

曰雪樓公諱適字伯達。省軒公長子也。生九歲而省軒公疾革。鮑孺人所生子曰遜者尚襁褓。於是省軒公謂其贅壻華馴曰。而念此兩孤。一切戶外事而勉之矣。居久之。華壻多耗蠹。家人不堪。鮑孺人乃析產三令。壻與二子受產。壻而別建錄田。授壻令。應錄然。壻益善蠹。將挈所授錄田歸。不爲高氏錄也。於是胥訟之官卒還所授錄田二十五畝。

去當是時。雪樓公且壯。撫膺痛曰。吾以蚤失怙。故失學。儒子可教矣。蓋指黃巖公也。卽開塾。延師勤身治養。殮若饒有力者。以奉其師。黃巖公卒。以此成學聲。在諸生中。藉甚。授經於縉紳先生家。縉紳先生聞雪樓公長者。多大節。願得交歡。雪樓公曰。吾布衣。安能局促。軒冕間。避匿不見。公性恬曠。不屑細事。亦不識世間人。有何等機詐事。喜飲酒。充然自樂。每黃巖公自館舍歸。省公必陳饋。醕酒倚門待之。父子相對飲。輒醉。醉輒相攜持。或時俱仆。

地相扶大笑起雪樓公一日晨起若有人當前哦  
 日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公怪日是何異邪無  
 何病竟卒卒之年黃巖公舉於鄉十年矣黃巖公  
 擇葬地久不得可者得可者乃名青山也事固前  
 定豈人力也哉公生於成化丙申九月初十日卒  
 於嘉靖庚子十二月廿四日年六十五生男子三  
 人女子二人

二始始仕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  
 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

節則貴智  
 無節則寧  
 不智

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  
 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為扶誣雪樓公者  
 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  
 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答一孝廉一文學於  
 途諸孝廉文學諱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辯  
 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日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  
 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巖有尚  
 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為良知家言  
 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為

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坐公即上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於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即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為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牘公束之送尚書自為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尚書大窘令其子橐珍寶飾美姬至錫冀餌其家壞之計

事各有本

卒不行語具太學公傳而公治巖訟責主訟者凡獲姦滑數人隸之官詞事一不讐輒問誰為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舍頭圖書蕭然以鬪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詩批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

以身為本

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慙而還民地一姦胥世掌軍籍爲贗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真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卽曰清勾無補軍伍起解大擾良民并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杖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爲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勾爲公曰固也非所論於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衆

高皇帝

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真鐵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溪出可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懼遁去公曰吾死

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  
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  
不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  
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  
巫俳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  
四壁瓶罍纍纍者二泉也喜食蓮芰芋栗喜吟杜  
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敝廬足庇風雨  
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之輒摩  
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

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遊海上鴈蕩諸山過巖  
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巖祠前居民爭指余曰  
此高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  
聽斷敏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  
者案無畱牘民累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  
公加敏故號高一合又曰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  
訊之曰鴛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鞫出其橐  
千金卽取蝕齶之氣養也問橐中裝幾何皆符公  
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曰倭去



更賢於今  
之官

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  
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  
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巖有都吏休沐歸  
爲人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  
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一文不取  
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  
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  
以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貸復徃以爲常而  
亦有遂緣爲姦劫商船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

至難至難

輸貨見船撤遂咎其直不與黃尚書家爲多諸兵  
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  
格殺倭徃徃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  
令吾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  
齟齬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  
直爾尚書聞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  
其大者嗚呼人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公生  
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乙亥四月七日  
年七十八祀黃巖名宦葬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

人女子三人

曰處士公名校字國明號靜逸雪樓公次子也生後于黃巖公十八年浦孺人命黃巖公曰而弟也當視之子命公曰而兄也當視之父各受命惟謹及孺人卒而公稍稍愛宴遊黃巖公心患之而弗言公所居一堂一齋齋以舍客黃巖公第蚤起攜一書一茶椀坐齋中諸酒人與公往來者屢至戶黃巖公輒作咯咯之聲酒人從壁隙窺之吐舌去信宿再至如之三至如之諸酒人大驚不復來公

亦大窘不復出。浹月公乃憬然悟曰吾知兄爲我矣。乃皆謝絕諸酒人。織嗇治生產米鹽瑣悉一切躬親之。以其贏與里中交質爲什一息。黃巖公喜曰。是其心有寄矣。於後公時時誦曰。非吾兄幾墮落。當時只以口舌訓戒我無益也。於是一稟法度。非義弗蹈。女翁楊虹橋者垂沒。以千金托公公口。我猶空中鳥。翱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以告黃巖公公曰。甚善。馮賈者以一盒子囊金珥來質。其下格函珠賈不知也。質金竟去。家人

藏之善矣  
惜不遂詰  
而語之可  
免婢苦慮  
之不情不  
學之也

曰天與也公第笑謹藏之明年賈取質公迎謂曰  
君家有失乎賈曰然去年失珠幾遘禍謂竊珠者  
婢婢投溺幸不死公曰珠今日見君矣賈驚曰珠  
那得在此公令啓盒得珠賈願以半酬公曰吾欲  
得珠而取半邪賈泣拜祝曰願公獲福如珠纍纍  
公年四十有七無子黃巖公子太學公一人爾太  
學公且舉二子黃巖公謂公曰其少者可抱也公  
曰幸甚所抱卽攀龍攀龍曰嗚呼先君子愛其子  
異乎人之愛其子也卽不欲人言所抱子恐其子

以爲所抱子也無論他人不敢泄一語卽大父不  
忍以此重傷其意大父屬續謂先君子曰弟無憂  
弟有子足娛老也先君子歸呼攀龍摩其首曰兒  
真娛我老矣大父名諸孫曰希某希某名希良者  
攀龍也先君子恐其長而覺之易今名及攀龍成  
進士先君子棄養客以爲言攀龍曰天乎吾罪當  
死吾不敢言之於存忍易之於沒乎太學公曰孺  
子言是吾以字行可矣故諱今諱也公以嘉靖三  
十四年十月與黃巖公析產而居一堂一齋一寢

傳宜

勝國時物也負郭田五十畝蚤作夜息程入量出  
食無二簋衣必三澣粒米束薪不妄狼戾每歲春  
秋佳日一至泉上餘日未嘗出戶平生未嘗競人  
一語未嘗負人一錢卒之日積千餘金攀龍不能  
務什一盡以買田今吾子孫一飲一食公勤生儉  
用之貽也嗚呼艱哉公生於正德丙子四月十五  
日卒於萬曆己丑六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於  
惠山黃家灣

太學公初諱夢龍字德徵後以字行號繼成黃巖

公子也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一日生丙午補諸  
生庚戌黃巖公令巖公生二十四年矣卽己佐大  
母浦孺人秉家一日巖有黃尚書子來謁筐篚仞  
於庭公心念曰聞尚書炙肉巖民豈其與吾父相  
暱而以好來邪必不然拒勿見尚書之子庭立三  
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美姝舍鄰舍私於蒼頭  
曰吾不重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  
子賢以一塵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艷之以告  
公公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大驚遁去後蒼頭

抵巖見尚書于於途所爲大俠者其僕也乃大驚尚書爲令押之急無以中令以公少年易中再計再不售黃巖公每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者兩敗矣癸丑黃巖公遘倭變謝巖政歸甲寅浦孺人捐世當浦孺人時黃巖公固不問生產及孺人沒黃巖公謂公曰兒乃饒爲家可寬我矣公自是一意治生甲子入太學旋棄歸凡奉黃巖公徜徉圖書花石間者二十年而公所謂治生第取交質什一然必躬親必誠信遠近樂就之家以是

起暮年稍廣負郭田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二始始富

高攀龍曰嗚呼吾高氏自太學公而堂始三楹矣產始千算矣子始七矣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紉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數所居一室窓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齋多此類而視非已之有閉目搖指曰飽我禍矣攀龍成進士手書教曰事毋爭進讓人一步一步滋味也蓋凜凜自持者沒其

身焉公卒於萬曆丙申六月初一日葬惠山黃家  
灣配陸氏生女子二人二室邵氏生男子五人女  
子二人馮氏生男子一人女子一人呂氏生男子  
一人

內傳

潘氏耕樂公中書公廸女葬龍山 生卒缺

鄒氏省軒公葬明陽觀

鮑氏省軒公繼室耐葬龍山

錢氏省軒公二室生正統丁卯二月初二日卒正

德庚辰五月廿三日年七十三葬明陽觀

浦氏諱潔父曰聽泉處士諱源母趙媪宋宗室女

高祖仁世爲城南右族勝國末念天下將亂隱石

塘山仁生昂昂生完完生處士能詩以成化戊戌

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歸雪樓公雪樓公幼孤家

嚙於強宗贅壻且盡公又豁落不屑細小以孺人

拮据而起雪樓公嘗與里中少年爲會諸少年輒

提酒肉令雪樓公爲具孺人恚曰天青日白各有

生計婦不任此諸少年提酒肉去矣家人數十指

男諫樹牧女課績織無尸食者黃巖公四上公車  
最後雪樓公卒於家或議緩訃孺人正色曰父死  
而子乃冒進取邪亟返之彭城及黃巖公之官奉  
孺人行孺人曰令祿幾何而給衆口令吾隳家若  
隳官也及倭難突作人謂孺人若前知者天啓之  
也卒於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七其  
明年九月六日葬惠山黃家灣合雪樓公兆

邵氏黃巖公葬明陽觀

李氏黃巖公世居下田橋世有資父曰桂軒公諱

官黃巖公既娶邵孺人生二女孺人繼之當是時  
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氣事之無忤也  
與黃巖公相莊如賓公外寢間一見孺人問眠食  
無恙去矣孺人性坦率飲食衎衎時時請孫果餌  
啖之自娛樂也生弘治甲子七月三日卒隆慶壬  
申六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食黃巖公葬惠山黃  
家灣

朱氏處士公居唐干父慎齋公諱士冕母錢氏孺  
人年十九而歸處士公無何而公遘疾生育道絕

孺人蕭然一室垂五十年若弗知也浦太孺人秉家則嚴事太孺人曰取無忤足矣已處士公秉家則嚴事處士公曰取無忤足矣計日而績計月而織盛暑隆寒不輟攀龍生彌月而孺人抱之於是孺人四十有六矣蓋攀龍有識而後知孺人之異也徃先君子奇愛攀龍卽不忍泄本生一字而孺人以問見太學公輒謝淚蘓蘓然攀龍固不辨作何語也及攀龍有室孺人則曰孺子且長母闕於所生常以身翼蔽令歲時得見所生父母孺人卽

自用一錢必徘徊曰且止及攀龍讀書需書直欣然曰錢政以易書爾攀龍旣舉於鄉孺人家有訟舅氏謂攀龍必直我於令以告孺人孺人曰毋而處子也奈何以面孔向人攀龍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而以舅氏必直乎直奚須而直嗚呼此何等心目耶孺人生以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以萬曆甲申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葬黃家灣與處士公合兆

陸氏太學公陳胡公之裔入國朝有永寧者舉



賢能永寧生民表民表生席席生禎禎生綸曰營  
川公貢於鄉母曰邵營川公與黃巖公相歡俱娠  
則約曰男女偶者必爲婚果偶而委禽是爲陸孺  
人孺人既有兩女而弗子於是邵令人歸孺人辟  
寢一室曰飲則飲曰食則食恬然也撫諸子及婦  
欣欣相諧沒其身此可以觀德矣生嘉靖丁亥六  
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三月廿六日葬青山

先生本生  
母

邵氏太學公二室令人婉孌委蛇每太學公有所  
發怒令人劑之微言公遽歡生五子二女劬何如

也乃不有其子一日之享天乎何及矣生嘉靖癸  
卯五月廿六日卒萬曆乙酉八月二日年四十三  
葬青山

或曰子言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  
兼及內傳于世何與龍正應曰高氏自黃巖  
公以前樸邀農家不習文采殆有不傳之  
懿乎黃巖公以後則高節大畧自淑淑人之  
概大抵表見而業亦漸隆其起家蓋與德相  
爲準量又世得內助有隕自天所從來遠矣

人之欲傳其先也。徃徃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動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益世也。

家訓 二十一條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于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

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

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人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

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徃徃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畱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場力保守視

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鳩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徃徃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徃而不返耳。轉念

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  
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  
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于穢濁之富百千萬倍  
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  
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  
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  
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

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  
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  
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  
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  
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  
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  
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

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

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腦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高子遺書 卷之十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僻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

太祖高皇帝聖諭六

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脩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奧乎非愴怛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



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偽。不日遠以淡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日遠以淡乎。

附襟訓 五條

戒貪享用

受此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

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勗赴講會 京師寄回

到東林最可入頭。大眾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聽歌詩時，看有妄念也。無妄想一寂，卽是真心真味。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無窮受用無盡。

勗早做靜功 京師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

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永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繇讀書朱

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自一切斷絕養心莫善於寡欲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靈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永清書讀書樂因題其後

昔人有言閉戶擁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高子遺書卷之十終

高子遺書

卷之十

終

九五

五十五



